

几份老资料唤起的回忆

——怀念父亲孙永明

○孙昆夏

2021年5月20日，我收到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副主编解红岩的邮件，其中有：父亲孙永明在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籍卡、西南联大的学生证，以及清华大学呈送教育部确认他毕业资格的函。这些来自清华大学档案馆、饱含历史沧桑的资料，引发我心底一阵阵震撼和激动。亲爱的父亲，我找到了你的母校，她没有忘记你这个离开学校77年的学子。模糊泪眼中，呈现出父亲那熟悉的音容，想起他坎坷的一生。

1919年，父亲出生于江西南昌，是普通人家的幺子。他幼年丧父，家境艰难。由于其聪敏过人，记忆力极强，师范毕业的大伯父望弟成龙，在他考入南昌最好的省立二中时，下了一道令：一定要到清华园读书。1937年，父亲如愿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学校南迁长沙，父亲便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读

书。1938年2月，学校西迁昆明时，由于身体及家庭经济条件的原由，父亲休学两年，1940年秋返回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就读。其间，为了生计和学业，他同联大的一些同学在昆明天祥中学任教，半工半读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同盟国组成抗日统一战线，父亲和联大的许多同学一起投笔从戎，1944年初，应征到中国驻印军孙立人部，担任少校翻译。1945年9月，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昆明。

西南联大“刚毅坚卓”的校训，对父亲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他满怀救国之情勤奋学习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投身抗日第一线，在缅甸的丛林中，他穿越枪林弹雨，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。现在，清华园和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，镌刻有834名参军学生的英名，其中就有我敬爱的父亲。

在联大学习的几年，父亲也收获了爱情。母亲刘审美，出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——江西宜丰天宝古村，书香门第，仕宦世家的独生女。她美丽文静，喜好古诗词，英语却不好，英文颇佳的父亲成了其辅导先生。父亲爱慕她大家闺秀的风范，她仰慕对方的博学多才，两人对当时形势有同样的悲愤之情，一起哼唱《毕业歌》《梅娘曲》等传世之曲，在赣南（我外祖父任赣州行署专员）兵荒马乱的日子，生出一段才子佳人的美谈。她原本考



孙永明学长的西南联大学生证

取暨旦大学，由于战争逃到重庆，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会计专业。父亲从缅甸回国后即到重庆去探望母亲，为此还错过了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。结婚后俩人一起在昆明天祥中学任教。1946年，我出生了，时值农历立夏已过，为了纪念，取名昆夏。1947年，一家三口返回南昌，尽管外祖父当时已是江西省政府的高官，父亲还是凭自己的一技之长，进入电力系统工作。在南昌电厂，他曾为在事故中死亡的工友争取到工伤补偿。外祖父曾劝他携妻儿去美国，并通过海军搞来船票，父亲说共产党尊敬工程师、医师、教师，坚持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。1949年5月，南昌解放，父亲对新政府充满信心，坚守在自己岗位上，努力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百废待兴，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，特别是东北，急需大批技术人员。1950年，南昌抽调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支援东北建设，父母将不满一岁的大妹留在南昌，带着年幼的我，从江西来到北国沈阳。途经北京时，专门到清华园里转了一圈。清华园，父亲一生只去过这一次，但却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，他在联大就读的学生证至今仍保存在弟弟的



孙永明等在天祥中学任教。前排右1、2为孙永明夫妇，后排左2为许渊冲

箱子里。

到东北后，父亲在沈阳电业局兢兢业业工作了七年多。课堂上，他出众的口才和广博的知识吸引着渴求上进的听众。他在设计室作主任工程师，足迹遍及辽宁各地……每次出差回家，他会侃侃而谈各地的风土人情、逸闻趣事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开怀大笑，欢声笑语中收获许多课外知识。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。

1958年9月的一天，父亲正在工地上忙碌着，被单位叫回来向党交心，随即被定为“右派”，降职降薪。

1959年，东北电管局组建了东北送变电工程公司，总部在长春，打算让父亲过去担任总工程师。他考虑到母亲的工作和孩子的教育，就留在沈阳工程处。即使身处逆境，他对技术工作仍孜孜以求，为工程任务马不停蹄地往返于长春、沈阳之间。担任北京电力学院函授辅导教师，他严谨细致，颇受好评。单位对他也很关心，肺结核复发时送去疗养，困难时期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特供待遇，帮助解决子女升学问题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父亲的情况大不同了，先是被抄家。1968年，在原东北电力建设局送变电工程公司制造的“地下国民党”冤案中，父亲被诬陷为“地下国民党员”，受到迫害（1978年为其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），在四川万县海拔2000多米高的施工现场，被造反派欺凌，冻坏双手。1970年5月，被退職，再被下放。于是，他和母亲携着唯一在身边的小女儿来到盘山县渤海公社前腰五队，过起农民生活。从县城扛回建房用木料，做饭时不歇手地往灶坑送稻草，在早起零度以下的屋里点燃煤炉……瘦弱的父亲将重活承担，用自

□ 怀念师友

己的身躯保护家人。生产队的事务他尽力帮忙，老乡们惊诧、佩服其心算的快捷和精准，分粮食时直接采用他的心算结果。在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日子里，为了防止智力退化，默写同旁部首的汉字，再与字典核对、加添，家里炕上、桌上经常有父亲写的纸单。

被迫失去工作，是父亲心底最难以承受的。当知道必须退职的消息后，他哽咽地对小妹说：“爸爸没有工作了！”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是我们见过的他唯一一次流泪。父亲本想利用一技之长报效国家，但报国无门；期望天资聪慧的下一代有努力工作的机会，但四个已成年的孩子依然在田间劳作。他的心碎了。长期的劳累、痛苦、压抑，使得父亲的肺结核发展成肺心

病，心力衰竭。1975年5月26日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年仅56岁。

2019年春天，母亲百岁寿诞，全家齐聚沈阳，畅谈成长经历，感谢父母的教育，缅怀父亲，热泪盈眶。

父亲身上刚毅、坚强的精神，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呈现着，并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下一代。他寄予厚望的我弟弟，1968年下乡时是初一学生，1979年考取大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，成为三级警监。几个姊妹，通过函授、电大、自学考试，都是单位翘楚，工作成绩斐然。

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赋予每个人成长机会。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“立德立言，无问西东”，也是清华人的后代要谨记并践行一生的准则。

送别崔京浩老师

○陆新征（1996级土木）

2022年5月11日，崔京浩老师不幸在山东淄博老家去世了，享年88岁。

我和崔老师认识于1999年，当时我还是土木系一名本科生。那年秋天国际结构工程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，江见鲸老师派我去参会并作学术报告。我去了以后在崔老师等的领导下，还帮着做了一些会务工作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一切只是觉得新鲜、有趣，并牢记着老师的吩咐，认认真真做好会议服务工作。也由此开始了和崔老师20多年的交集。

在我毕业留校后，受《工程力学》编辑部委托，协助建设《工程力学》期刊的网上采编系统，因此经常去《工程力学》编辑部，也就经常能见到崔老师。再往



崔京浩教授

后，我开始在《工程力学》做一些编辑工作，此后一张写字台，一老一少对面而坐办公，一晃十几年了。崔老师20世纪50年